



5卷 文博士·蜕·火葬

小说全集



老舍小说全集

5卷 文博士·蜕·火葬

长江文艺出版社

舒济 舒乙 编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舍小说全集·第5卷/老舍著,舒济 舒乙 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8

ISBN 7-5354-2864-9

I.老…

II.①老…②舒…③舒…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2949号

责任编辑:刘青 胡敦焕

责任校对:邓风 陈丽玲

装帧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B座9-11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65×635毫米 1/16 印张:312.25 插页:44

版次:2004年8月第1版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3298千字 印数:1-5000套

定价:288.00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册定价:27.00元



一九五六年与工人业余文工团演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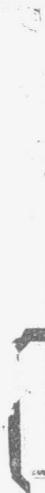
1956年
与工人业余文工团演员合影



一九三四年于济南



一九五四年与夫人胡絜青于北京寓所



作 者 书 社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香港作者书社《文博士》初版本书影

不要说高粱与玉米就是成熟最遲的高粱也受害
完了平原變得更平除了灰暗的林莊与小的
樹林地上似乎只留下些衰草与隨風天舞的
黃土這裏的河堤与鐵道和遠處的山峰都極
明顯的展列開彷彿很得意的指示出這一帶
的地勢這是打仗的好時候。夢蓮首節錄奉
亦五仁兄教之。
老舍
一九四三年初秋

一九四三年节录《火葬》书写条幅赠萧
亦五先生

一九三八年二月《蜕》在
《抗到底》第四期开始连载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第十三

第十四

第十五

第十六

第十七

第十八

第十九

第二十

第二十一

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

第二十四

第二十五

第二十六

第二十七

第二十八

第二十九

第三十

第三十一

第三十二

第三十三

第三十四

第三十五

第三十六

第三十七

第三十八

第三十九

第四十

第四十一

第四十二

第四十三

第四十四

第四十五

第四十六

第四十七

第四十八

第四十九

第五十

第五十一

第五十二

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第五十五

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第六十一

第六十二

第六十三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第六十八

第六十九

第七十

第七十一

第七十二

第七十三

第七十四

第七十五

第七十六

第七十七

第七十八

第七十九

第八十

第八十一

第八十二

第八十三

第八十四

第八十五

第八十六

第八十七

第八十八

第八十九

第九十

第九十一

第九十二

第九十三

第九十四

第九十五

第九十六

第九十七

第九十八

第九十九

第一百

第一百零一

第一百零二

第一百零三

第一百零四

第一百零五

第一百零六

第一百零七

第一百零八

第一百零九

第一百一十

第一百一十一

第一百一十二

第一百一十三

第一百一十四

第一百一十五

第一百一十六

第一百一十七

第一百一十八

第一百一十九

第一百二十

第一百二十一

第一百二十二

第一百二十三

第一百二十四

第一百二十五

第一百二十六

第一百二十七

第一百二十八

第一百二十九

第一百三十

第一百三十一

第一百三十二

第一百三十三

第一百三十四

第一百三十五

第一百三十六

第一百三十七

第一百三十八

第一百三十九

第一百四十

第一百四十一

第一百四十二

第一百四十三

第一百四十四

第一百四十五

第一百四十六

第一百四十七

第一百四十八

第一百四十九

第一百五十

第一百五十一

第一百五十二

第一百五十三

第一百五十四

第一百五十五

第一百五十六

第一百五十七

第一百五十八

第一百五十九

第一百六十

第一百六十一

第一百六十二

第一百六十三

第一百六十四

第一百六十五

第一百六十六

第一百六十七

第一百六十八

第一百六十九

第一百七十

第一百七十一

第一百七十二

第一百七十三

第一百七十四

第一百七十五

第一百七十六

第一百七十七

第一百七十八

第一百七十九

第一百八十

第一百八十一

第一百八十二

第一百八十三

第一百八十四

第一百八十五

第一百八十六

第一百八十七

第一百八十八

第一百八十九

第一百九十

第一百九十一

第一百九十二

第一百九十三

第一百九十四

第一百九十五

第一百九十六

第一百九十七

第一百九十八

第一百九十九

第一百二十

第一百二十一

第一百二十二

第一百二十三

第一百二十四

第一百二十五

第一百二十六

第一百二十七

第一百二十八

第一百二十九

第一百三十

第一百三十一

第一百三十二

第一百三十三

第一百三十四

第一百三十五

第一百三十六

第一百三十七

第一百三十八

第一百三十九

第一百四十

第一百四十一

第一百四十二

第一百四十三

第一百四十四

第一百四十五

第一百四十六

第一百四十七

第一百四十八

第一百四十九

第一百五十

第一百五十一

第一百五十二

第一百五十三

第一百五十四

第一百五十五

第一百五十六

第一百五十七

第一百五十八

第一百五十九

第一百六十

第一百六十一

第一百六十二

第一百六十三

第一百六十四

第一百六十五

第一百六十六

第一百六十七

第一百六十八

第一百六十九

第一百七十

第一百七十一

第一百七十二

第一百七十三

第一百七十四

第一百七十五

第一百七十六

第一百七十七

第一百七十八

第一百七十九

第一百八十

第一百九十一

第一百九十二

第一百九十三

第一百九十四

第一百九十五

第一百九十六

第一百九十七

第一百九十八

第一百九十九

第一百二十

第一百二十一

第一百二十二

第一百二十三

第一百二十四

第一百二十五

第一百二十六

第一百二十七

第一百二十八

第一百二十九

第一百三十

第一百三十一

第一百三十二

第一百三十三

第一百三十四

第一百三十五

第一百三十六

第一百三十七

第一百三十八

第一百三十九

第一百四十

第一百四十一

第一百四十二

第一百四十三

第一百四十四

第一百四十五

第一百四十六

第一百四十七

第一百四十八

第一百四十九

第一百五十

第一百五十一

第一百五十二

第一百五十三

第一百五十四

第一百五十五

第一百五十六

第一百五十七

第一百五十八

第一百五十九

第一百六十

第一百六十一

第一百六十二

第一百六十三

第一百六十四

第一百六十五

第一百六十六

第一百六十七

第一百六十八

第一百六十九

第一百七十

第一百七十一

第一百七十二

第一百七十三

第一百七十四

第一百七十五

第一百七十六

第一百七十七

第一百七十八

第一百七十九

第一百八十

第五卷 说明



本卷收入《文博士》、《蜕》、《火葬》三部长篇小说。

《文博士》是在 1936 年于青岛写成。发表于 1936 年 10 月至 1937 年 7 月《论语》第 98 期至第 109 期、第 111 期至第 112 期、第 114 期至第 115 期。连载时题为《选民》。香港作者书社 1940 年 11 月初版。

《蜕》是在 1938 年于武汉所写，未完成。发表于 1938 年 2 月至 1939 年 3 月《抗到底》第 4 期至第 13、14 期合刊、第 16 期至第 19 期、第 21、22 期合刊至第 23 期。

《火葬》是在 1943 年于重庆写成。发表于 1944 年 1 月至 6 月《文艺先锋》第 4 卷第 1 期至第 6 期。晨光出版公司 1944 年 5 月渝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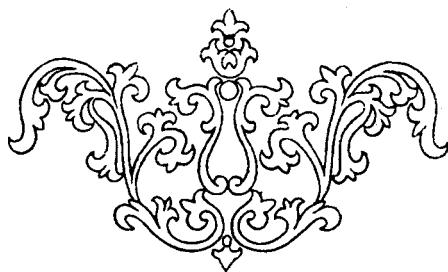
以上作品，收入本卷时都根据初版本与发表时的刊物校勘，并增加一些必要的简注。

第五卷 目录



文博士	1
蜕	118
火葬	271

文 博 士



序

作者书社出版部早就约我写篇较长的文章，有种种原因，使我不敢答应。眼看到寒假了，出版部先生的信又来到，附着请帖，约定在香港吃饭。赔上几十块路费也得去呀，交情要紧。继而一想，不赔上路费而也能圆上脸，有没有办法呢？这一想，便中了计。写文章吧，没有旁的可说。答应了。

答应了，写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可真难倒了英雄好汉。大体上说，长篇总是小说喽，我没有写诗史的本领，对戏剧是超等外行。只能写小说——好坏是另一问题。写什么呢？想了好久，题目决定为《文博士》。是什么呢？不能说，说破就不灵了。内容？还是不能说，没想出来呢，再逼我，要上吊去了。我实在想不出答复来。这不是发牢骚，也不是道歉，这是广告。广告不可骗人过甚，所以我不能说：读完此篇，独得十五万元，也算序。

(3)

一九四〇，十二，五，老舍 于滇上



每逢路过南门或西门，看见那破烂的城楼与城墙上的炮眼，文博士就觉得一阵恶心，像由饭菜里吃出个苍蝇来那样。恶心，不是伤心。文博士并不十分热心记着五三惨案。他是觉得这样的破东西不应该老摆在大街上；能修呢，修；不能修呢，干脆拆去！既不修理，不又拆去，这就见出中国的没希望。

4)

中国的所以没希望，第一是因为没有人才，第二是因为有几个人才而国家社会不晓得去拔用。文博士这么想。以他自己说吧，回国已经半年了，还没找到事情作。上海，南京，北平，都跑过了，空费了些路费与带博士头衔的名片，什么也没弄到手。最后，他跑到济南来；一看见破城楼便恶心。

当他初回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不能拿中国与美国比，这不仅是原谅中国，也是警告自己不要希望得过高。按理说，他一回来便应得到最高的地位与待遇。倘若能这样，他必定有方法来救救这个落伍的国家；即使自己想不出好主意来，至少他有那一套美国办法可以应用。算算看吧，全国可有多少博士？可有多少在美国住过五年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可是，他早就

预备好作退一步想，事情不要操之过切，中国是中国；他只希望每月进四五百块钱，慢慢的先对付着，等到羽翼已成，再向顶高的地方飞。他深信自己必能打入社会的最上层去，不过须缓缓的来，由教授或司长之类的地位往上爬，即使爬不上去，也不至于再往下落。志愿要大，步骤要稳，他不敢希望这个社会真能一下子就认清博士的价值。他不便完全看不起中国，因为自己到底得在这里施展本事——往不好听里说，是必须在中国挣饭吃。他想好了，既是得吃中国饭，就得——不管愿意不愿意——同情于这些老人，承认他们是他的同胞，可怜他们，体谅他们。即使他们不能事事处处按照美国标准来供养他，他也只好将就着，忍受着，先弄个四五百元的事混着。

回来半年了，半年了，竟自没他的事作！他并没因此而稍微怀疑过他自己；他的本事，他的博士学位，不会有错儿，不会。那么，错处是在国家与社会，一个瞎了眼的国家，一个不识好歹的社会，他没办法。他，美国博士，不能从下层社会拾个饭碗，抢点饭吃；他必须一坐就坐在楼上。要是他得从扫地挑水作起，何必去上美国得博士？他开始厌恶这个不通情理的社会，处处惹他恶心，那俩城楼就是中国办法的象征。假若不为挣钱吃饭，他真不想再和这个破社会有什么来往！这个社会使他出不来气。

更可气的是，以能力说，他在留学生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留学生里能露两手儿，可是容易的事？哼，到了国内，反倒一天到晚皮鞋擦着土路，愣会找不到个事；他真想狂笑一场了。

在留学期间，他就时时处处留着神，能多交一个朋友便多交一个，为是给将来预备下帮手。见着谁，他也不肯轻易放



过，总得表示出：“咱们联合起来，将来回到国内，这是个势力！”对比他钱多，身分高的，他特别的注意，能够于最短期问变成在一块儿嘀咕的朋友。比他身分低的，他也不肯冷淡。他知道这些苦读书的青年都有个光明的将来，他必须拉拢住他们，鼓励他们：“咱们联合起来，一群人的势力必定比一个人的大；捧起一个，咱们大家就都能起来！咱们不愁；想当初，一个寒士中了状元，马上妻财位禄一概俱全。咱们就是当代的状元，地位，事业，都给咱们留着呢；就是那有女儿的富家也应当连人带钱双手捧送过来！不是咱们的希望过高，是理应如此！”这个，即使打不动他们的心，到底大家对他亲密了一些。自然也有几个根本不喜欢听这一套的，可是他也并不和他们红着脸争辩，而心里说：有那么一天，你们会想起我的话来！

这样，贫的富的都以他为中心而联合起来——至少是他自己这么觉得——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才力与手腕。有时候宁肯少读些书，他也不肯放弃这种交际与宣传。留学生中彼此有什么一点小的冲突，他总要下工夫去探听，猜测，而后去设法调解。他觉得他是摸住大家的脉路，自己是他们的心房，他给大家以消息，思想，灵感，计划。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喜爱这种工作，东边嘀咕嘀咕，西边扫听扫听，有时觉得疲乏，可是心里很痛快。

他不算个不爱读书的人，可是慢慢的他看出来，专指着读书是危险的。有几个专心读书的人，总不肯和他亲近，甚至于不愿和他说话。他觉出来，人不可以成个书呆子；有学问而乖僻，还不如没有多少学问而通达人情世故。人生不应抓住学问，而是应把握住现实，他说。在他所谓的把握住现实之下，事情并不难作：种种代表，种种讲演，种种集会，种种打电报



发传单，他都作过了，都很容易，而作得不算不漂亮。因为欣喜自己的作事漂亮，进一步就想到这些事也并不容易，而是自己有本事，在有本事的人手里什么事儿才也不难。

在美国五年——本来预备住四年，因为交际与别种工作，论文交不上，所以延长了一年——他的体态相貌蜕去少年时代的天真与活泼，而慢慢都有了定形，不容易再有多大变化。就是服装也有了一定的风格，至少是在得到博士学位前后不会有大的改动。中等的身材，不见得胖，可是骨架很大，显着不甚灵活。方脸：腮，额，都见棱见角，虽然并不瘦。头发很黑很多很低很硬，发旋处老直立着一小股，像个小翅膀；时常用手拍按，用化学的小梳子调整，也按不倒。粗眉，圆眼，鼻子横宽，嘴很厚。见棱见角的方脸，配上这些粗重的口鼻，显着很迟笨。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脸色，黄白，不暗也不亮，老像刚用热手巾擦完，扑上了点粉那样。这个脸色使他带出些书气。

他似乎知道自己不甚体面，所以很注意表情：在听人讲话的时候，他紧紧的拧起那双粗眉，把厚嘴闭严，嘴角用力下垂，表示出非常的郑重，即使人们不喜欢他，也不好意思不跟他一问一答的谈，他既是这么郑重诚挚。轮到他自己开口的时候，他的圆眼会很媚的左右擦动，补充言语所不能传达到的意思或感情。说高了兴，他不是往前凑一凑，便是用那骨骼大且硬的手拉人家一下。说完一句自以为得意的话，他的鼻上纵起些碎折，微微吐出点舌头，“啼”！迸出些星沫；赶紧用手遮住口，在手后唧唧的笑。他的话即使不是卑鄙无聊，可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不过，有眼，鼻，口等的帮忙，使人不好意思不听着，仿佛他的专长就是抓住了大家的不好意思。



惟一得意的地方既是淡黄的脸色，所以他的服装很素净，黑的或是深灰的洋服，黑鞋，高白硬领；只有领带稍带些鲜明的纹色，以免装束得像个神学的学生。这样打扮，也可以省些钱，不随着时尚改变风格与色彩，只求干净整齐；他并不是很有钱的人。

在美国住了五年，他真认识了不少人。留学生们你来我往，欢迎与欢送的工作总是他的，他的站台票钱花得比谁都多。他的消息灵通，腿脚勤紧，一得到消息，他就准备上车站。打扮整齐，走得很有力量，脚掌碾地，一碾，身子跟着一挺。脖子不动，目不旁视的一路走去，仿佛大家都在注意他，不好意思往左右看似的。他舍不得钱去坐车，可是赶上给女友送行，就是借点钱，也得买一束鲜花。把人们接来或送走，他又得到许多谈话资料：谁谁是怎个身分，在美国研究什么，在国内接近某方面，将来的工作是什么，他都有详细的报告，而且劝告大家对此人如何的注意。工作，方面，关系，发展，这些字眼老在他的嘴边上，说得纯熟而亲切，仿佛这些留学生的命运都应当由他支配；至少他也像个相士，断定了大家的利钝成败。

当他得到学位，离开美国，到了船上的时候，他看着那茫茫的大海，心中有点难过，一种并非不甜美的难过。无边无际的海水，一浪催着一浪，一直流向天涯，没有一点归宿。他自己呢，五年的努力，得了博士；五年的交际活动，结识了那么多有起色的青年；不虚此行！那在他以前回国的，不啻是为他去开辟道路，只要找到他们，不愁没他的事作；那些还在美国的呢，将来依次的归国，当然和他互通声气，即使不是受他指导与帮助的话。天水茫茫，可是他有了身分，有了办法，所



以在满意之中，不好意思的不发一些闲愁，一些诗意的轻叹。

平日，他很能吃；在船上这几天，他吃得更多；吃完，在甲板上一坐，睡觉或是看海，心中非常的平静。摸着脸上新添的肉， he 觉得只要自己不希望过高，四五百块钱的事，和带过来几万赠送的夫人，是绝不会落空的。有了事之后，凭他的本事与活动，不久就有些发展也是必然的。

在上海与南京， he 确是见了不少的朋友，有的显出相当的客气，有的很冷淡；对于事情，有的乐观，有的悲观，一概没有下落！他的脸又瘦了下去。 he 可是并不死心，不敢偷懒。到各处去打听朋友们的工作，关系，与将来的发展， he 总以为朋友们是各自有了党派系属，所以不肯随便的拉拔他一把； he 得抄着根儿，先把路子探清，再下手才能准确。果然，被 he 打听出不少事儿来，这些事又比在美国读书时所遇到的复杂多了，几乎使 he 迷乱，不知所从。事情可是始终没希望。

他感觉到南边复杂，于是来到北平；北平是个大学城，至不济 he 还能谋个教授。这次 he 是先去打听教育界的党系，关系，联属；打听明白再进行自己的事。跑了不少的路，打听来不少的事，及至来到谋事上，没希望。

失败使 he 更坚定了信仰——虽然 he 很善于探听消息，很会把二与二加在一处，到底 he 还是没打进去；想找到事， he 得打进一个团体或党系，死抱住不放，才能成功。博士，学问，本事，几乎都可以搁在一边不管，得先“打进去”！这个社会，凭 he 几个月的观察来说，是个大泥塘，只管往下陷人，不懂得什么人才，哪叫博士；只有明眼的才能一跳，跳到泥塘里埋藏着的那块石头上；一块一块的找，一步一步的迈，到最后，泥